

脉·望·译·丛

安娜玛丽亚·嘉乐尼 著

我嫁了一个白人

孟 涓 译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脉·望·译·丛

安娜玛丽亚·嘉乐尼 著

我嫁了一个白人

孟 濯 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嫁了一个白人 / (意) 嘉乐尼著; 孟涓译. - 沈阳: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0.1

ISBN 7-5382-5475-7

I. 我… II. ①嘉… ②孟… III. 长篇小说 - 意大利
- 现代 IV. 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3508 号

编辑策划	万象书坊
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王之江 夏兰兰
美术编辑	谭成荫
封面设计	张 红
责任校对	万 脉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 行	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2.75
字 数	32 千字 插页 2
印 数	1—3 000 册
定 价	5.50 元

作 者 的 话

这是一位玛丽的故事。我曾经在非洲好几个国家生活共十五年，遇到过、观察过许许多多的玛丽。她是其中的一个。

为什么一个非洲女人与一个白种男人在一起？她都有哪些经历？

我试着忠实地为我众多女朋友中的这一位作见证，其中也加进了一些别的故事的片断。我首先想的是让自己仅作为中立的中间人，尽量避免让自己高居于她观察世事的眼光之上。

风格的选择也取决于相同的原则。我优先采用了属于玛丽·德·赛乔风格的意大利语的词

汇与句法和讲述故事的叙述声调*,因为我觉得她的表达方式中散发出的气氛同故事的味道很相宜,并且这么做既尊重了它的悲剧性也尊重了它的真实性。

安娜玛丽亚

* 本书的原文是意大利语。中译本从法语版本译出。——中译者(下同)



《万象书坊》是一种“无序”的丛书。它不顾及著译品的套式、流派、体例，凡属精心撰译的作品，均可纳入。无论传统学问、新潮近说，大众文化、高头讲章，崇论宏议、闲情小品，卫道挥义、风花雪月……均所关注。这里所做的，不妨讥之为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但确切地说，则应是“收在篮里必是菜”。这是一种由著译界来领导的出版的“菜篮子工程”。

目 录

作者的话	1
写在开头	1
第一章 童年,初恋,意中人	3
第二章 意大利未婚夫	16
第三章 玛丽·德·安东尼奥	34
第四章 蒙代尔(白人)们	47
第五章 谎言与背叛	58
第六章 白人的国家	69
尾声	82

写在开头

我们非洲女人，都有很漂亮的名字，每个名字都有一个特殊的意思，它来自我们久远的传统。

在我的老家，有的女人叫 MABOSO，意思是“大闺女”，有的叫 KPALIWANA——“拾来妞”，还有的叫 DENAMBILI——“银秀”。每个名字本身都是个故事，说明家里的一段日子。

被传教士祝福过的孩子名字上加一个基督教的名，比如特丽莎、安娜、路易丝或别的。

还有好多年轻的姑娘另外还有一个名：玛丽。所有跟一个白人在一起的女孩子，大家都这么叫，因为白人叫不好我们的传统名字，对他们来说这么叫我们更省事。为了把我们一个个

区分开，人们把和我们一起或曾经一起生活的那个白人的姓或名加在后面。

好比说我吧，人家都叫我玛丽·德·赛乔。

第一章 童年,初恋,意中人

我记得的事可以早到我最小的时候,那可不是什么好的回忆。

我生在扎伊尔,一个离贾美纳很近的村庄。我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,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死去。我还能想起不幸到来的那一天她的模样。

那是她生我妹妹的时候。

我正坐在父亲的膝盖上,就在家门口。我们都等着新生娃娃的第一声哭喊。跟别人一起给我妈妈助产的姨妈突然叫着喊着跑出来,说母亲流很多的血。慌乱中,大人们把我也带进去了,他们叫我举着油灯。记得我的姐姐把墙打开了个洞,从那儿钻了出去,手里拿了一块满

是血的布。

父亲终于找到一辆车，太晚了，到医院的时候妈妈已经死了。

我们家那时已经有九个孩子，八个女孩和一个男孩，我们不能没有一个继母。

一位传教士为我的父亲找到了一位新的太太。她是我大姐学校里的一个校友。她十七岁，心毒而且专横。她对我们姐妹和我的兄弟都不能接受。让我们做所有大人做的各种活儿。经常打我们，很少给我们吃。

她给我父亲又生了八个孩子，心里只想着他们。

她特别不喜欢我，因为我脾气傲。我一开始上学就很喜欢学校，我拒绝帮她干活，这使她很生气。

于是有一天，趁大家都出去的时候，她强迫我跟她去灌木丛拣烧火的柴，到了一棵树下她命令我爬上去摘果子。我回答她说父亲不让我们小孩子上树，她听了就开始骂我，然后她又折

磨我，让我把果子一个一个往下扔。我想下来，她不让，我哭了起来，眼泪模糊了眼睛，最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我只是记得过了一阵儿，一条干树枝裂了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

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在地上，满身是血。一截干木头从我的腿腕横穿过去，皮肉全裂了。我被木刺和荆棘划得遍体鳞伤。

我孤单一人呆在无边的寂静里，只有知了回答我的叫喊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一对农民夫妇路过那里，听见了我的喊叫。他们一看见我，就非常害怕，他们试着救我，但是我被穿过小腿的尖木头钉在了地上。那位妇女用力拽住我，她男人把树干往外拔，想把我救出来。可这样一来，我的血吓人得流起来。

那女人撕开了她的缠腰布把我绑成一个长条，然后她男人找回一辆自行车。他把我架在车把上，绝望地用尽一切力气蹬车。他给我鼓

气,对我说:

“坚持住,你会得救的。你父亲是牧师,上帝会帮助你。”上帝的确这样做了。到了医院我还活着,我在那里住了十二天。

出院时我的大姐来接我,我在她的家住了一年,因为一想到要重新见到继母,我就感到害怕。

后来我回到家里,她对我的恶意少了一点,因为父亲狠狠地说了她。

有一天我没有好好地回答她的话,她就用辣椒搓我的眼睛,想让我流很多的眼泪。我还记得有一回,那时我不满十岁,我的继母发现我正在和我的堂兄弟在草地上玩儿。

一个叫都达的堂兄弟在学校和我同一个班,但是他做算术有困难。所以下午放学后,我们把羊放到草场,我尽力帮他做作业。我们老是很快乐,有一回做完了作业,答完了问题,我

们并肩躺在草地上，在一棵猴面包树*下休息，然后我们玩起娶媳妇。那时我还是个少女，胸脯还没有长起来。只是我的小奶头让他一摸就硬了起来，从我身体什么地方涌上一股奇怪的发麻的感觉，一种强烈的快感。从此每天我都不耐烦地等待我们一起见面，等待我当“小老师”的机会和他给我快乐的抚摸。

继母发现了我们的约会，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的，她显得很高兴，她可以有了机会当众揭发我的错误。

我被惩罚的每个细节我都记得非常清楚：父亲把我拖到大家面前，把我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，像捆一个山羊，他把我吊在家对面的山茶树最低的杈上，然后他用一根竹条抽我，让我明白要我作一个正经的女孩子。我记得我感到的耻辱比身体的疼痛还难受，那以后有好长时间

* 猴面包树。非洲一种很老的树，树干极粗，最粗能有10米左右，树籽能榨食物油。树皮作缆绳，树干用于建筑。

我不敢看都达的眼睛。

父亲给我的教育长时间地刻在我心里，并且使我成为与众不同的姑娘。

我的与众不同也在长相上，大家都说我漂亮，将来一定嫁个白人。

我在所有的女孩子中个子最高，最苗条，最可人，学习也最好，十五岁的时候，我爱上了史蒂文，一个传教士的儿子，他也爱上了我。

他的父母也很喜欢我，请我去他们家里，他的母亲给我缝漂亮衣裳，还帮我学习。我当时读一所商业学校，成绩很好。

我十七岁时，史蒂文十八岁，他家里人想让他去吉务村去学习作论文，准备以后去美国的一所大学。

他走的时候我很难过。临走前一天晚上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，走在炎热中，我心如刀绞。

走了很长一段，我们停在一棵猴面包树下，史蒂文坐在我旁边。他不断地说他要好几个月在那么远的地方看不到我，他很难过。

我满眼泪水，说不出一个字。他问我是不是像他爱我一样爱他，问我要不要等他回来时订婚。我紧紧抱住他，我们第一次用嘴接吻。我想这真是很好的感觉，等我们结了婚，我们会老这样做。回到家，他对自己的父母讲了这件事，他们为我举行了一个晚会，并且许诺将来有一天我和他们一起去美国。我的父亲很骄傲，但是对于我，一年的等待开始了。

一年真是不容易。和我一样年龄的许多年轻人向我求爱，但是我理都不理。我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就觉得自己注定要跟一个白人，甚至在学校，我的老师们也说我有黑人的皮肤，但有白人的聪明。

其实，最让我不安的是我嫂子的哥哥赛古。他开始对我表示他的意思。经常在我蹲下点火或弯下身拌饭的时候，把他的手伸到我的腿上，使劲往大腿中间摸。他不断地这样做，贪婪并且近乎粗暴。

他的做法和当年我的表兄的做法一样，但

是这和表兄当时给我的快感完全不一样，这一次我感到的是难堪和愤怒。

想到这个男人可能要我作他老婆，我恐怖万分。我将是他的第三位太太，我非常清楚等待我的命运会是什么：别的太太年龄比我大，我得乖乖地服从她们；我只能做个听他摆布的小老婆；给他养好几个孩子，过苦日子。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没法接受这种命运，同时我又不敢把赛古的行为告诉我父亲，因为我害怕继母的反应。

最好的办法是等史蒂文回来。我睁着眼睛做梦。

假期终于到了，史蒂文从大轿车上一下来我就从他脸上看出来有什么东西不对。我从来有一种本事能读懂别人的心，而且我经常做有预兆的梦，后来发生的事往往和我做过的梦完全一样。

终于我们俩有了一会儿安静的时候说说话，史蒂文向我承认他干了件蠢事。他寄宿的